



74
6264
5



74
6264
5

唐會要卷十一

宋 王

溥 撰



貞觀五年太宗將造明堂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
議頗乖故實上表曰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盧寬國子
助教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
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謹按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
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
宗祀文王于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義一也又明堂法

宋 王 溥 撰
五味均平藏



唐會要 卷十一
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爲柱緝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常然猶依大典貴在樸素是以席惟藁秸器尙陶匏用繭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道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于上座祀后土于下防臣以上座正爲基上下防維是基下旣云無四壁未審伯莊以何知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曰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

接神相似是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升樓路便窄隘乘輦則接神不敬步陟則勞勤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欲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伏乞以臣愚表下付羣官詳議焉侍中魏徵議曰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復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齊軌洎當塗膺錄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宋齊卽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

所祭饗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宏夫孝因心生禮緣情
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
其敬宣尼美嘆意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得參大議思
竭塵露增崇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
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于文繁若依裴頠所
爲則大體傷于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
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
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
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凡筵尺丈之度則並隨時立

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爲百
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
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予來經始成之不
日至十七年五月秘書監顏師古議曰竊以明堂之制
爰自古昔求諸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
歷夏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模眾說舛駁互執
所見鉅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
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從橫典籍廢棄暴秦酷烈
經禮湮亡今之所存記傳雜說用爲準的理實蕪昧然

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庫雉門據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月令四時之次相同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証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韉祠於高禩下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者也又禮記云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卽太寢也尸子亦曰

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後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旣在皋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廣集縉紳言論紛紜終以不定乃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世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起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大學一實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明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

唐會要 卷十一
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元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洎于澄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己之地穎容釋例亦曰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胥懷曾無師祖審見且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使周公舊章尤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尙或補其闕漏況乎鄭氏臆說洎于謾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疇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

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畧而不論也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久令詳議但以學者崱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爲五帝之後兩漢以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卽爲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必論戶牖之多少疑階庭之廣狹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儀博望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惟御史大夫倪寬勸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自爲節文不可謙讓以淹大

唐會要 卷十一 王
典永徽二年七月二日詔朕聞上元幽贊處崇高而不
言皇王提象代神工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應帝者
之尊九室垂文用紀配天之業合宮靈符創洪規於上
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
其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教歸之一揆今國家四表無
虞人和歲稔作範垂訓今也其時宜合所司與禮官學
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庶曠代
闕文獲申於茲日因心展敬永垂於後昆其明堂制度
宜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國子監秘書官宏

文館學士同其詳議太常博士柳宣依鄭元議以明堂
之制當爲五室前內直丞孔志約獻狀據大戴禮及盧
植蔡邕等議以爲九室曹王友趙慈皓秘書丞薛文思
等各進明堂圖樣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上以九室之議
理有可依乃令所司詳定明堂形制大小階基高下及
辟雍門闕等制度務從典故也明年六月二十八日禮
官學士詳議制度久之不定上乃內出九室樣更令有
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
墓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墓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墓方

唐會要 卷十一
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爲八角四面安
十二階請從內樣爲定基高下仍請准周制高九尺其
方共作司約准二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
內室各方三筵開四闔八窻室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
按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
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室其
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
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
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

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
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
圓楣楹檐或爲未允請據鄭元盧植等說以前梁爲楣
其徑二百十六尺法乾之象圓楣之下所施圓柱旁出
九宮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准
面別各餘一丈一尺內室別四闔八窻檢與古合請依
爲定其戶仍在外設而不開內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
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
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爲定其

唐會要 卷十一
蓋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爲四阿并依禮加重檐准
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爲便其四向
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案大戴禮及前代說
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
於外三輔黃圖云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
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爲梁禮記明堂位陰陽錄云
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闊今請減
爲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爲梁其外
周以圓堤并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案三輔黃圖

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准
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准太
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爲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門別
各安三門施元闔四角造三重魏闕自後羣儒紛競各
執異議九室五室俱有依憑上令所司於觀德殿前依
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謂公卿曰明堂之制自古有
之議者不同所以未造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爲宜工
部尙書閻立德奏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闔五
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意上亦以五室爲便以後制

度未定而止

乾封二年二月十二日詔郊社嚴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猶闕合宮所以日昃忘食中宵輟寢討論墳籍錯綜羣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蹟斟酌前載制造明堂宜命有司及時起作務從折衷稱朕意焉

于是大赦改元總章

分萬年縣改明堂縣

總章二年三月九日詔上考經籍制為明堂處二儀之中定三才之本構茲一字臨此萬方屬歲飢而止

光宅元年梓州人陳子昂上疏曰臣伏見天皇大帝得

天地之統封于泰山盛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未建明堂之宮遂朝上帝使萬代鴻業至今猶闕陛下若欲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于何理哉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恢大唐之鴻基于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蟲草木天地鬼神粲然知陛下方興三王五帝之事也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唐堯衢室夏后世室羣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于此也臣雖未學竊聞明堂之制有天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

唐會要 卷十一
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故不順其時月之爲
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蟲螟爲害雨雹成災陰陽不和
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所以爲政教之大業也願陛下
爲大唐建萬代之業者意在茲乎願陛下以臣此章與
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于廷倘事便于今道不違古
卽請陛下徵天下鴻生碩儒博通古今皇王政治之術
者延問于庭與之案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庶
人子來可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鸞輅駕蒼
龍載青旂佩蒼玉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

之倫朝于青陽左个天子負斧展憑玉几南面以聽天
下之政乃令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
經紀以初爲常陛下躬耕藉田親蠶事以勸天下之農
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
之淫刑除殘去暴以致天下之仁壽修文尙德以止天
下之干戈察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鰥寡孤獨疲癯
羸老不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宮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
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之飾非益
于治者悉棄之巫鬼淫祀誣惑良人者悉禁之天人之

際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潔粢盛宗祀天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

垂拱三年毀乾元殿就其地創造明堂

令沙門薛懷義充使

四年

正月五日畢功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廣三百尺凡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榑欂櫨藉以為本亘之以鐵索蓋為鸞鷲黃金飾之勢若飛翥刻木為瓦夾紵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號萬象神宮

因改河南縣為

合宮縣左史直宏文館劉允濟上明堂賦

百官賀明堂成上表曰臣某已下

若干人等言臣聞上帝居高懸太微之府先王建國闢宗祀之堂不有大聖誰能經始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陛下尊祖揚禰嚴禋之德再先統天順時布政之道尤急親紆睿思躬運元謨故能上合乾象下符坤策柱將扶而已立石未鑿而懸開丹鷲蹠豐似鳴崗而遠至蒼虬繞棟疑出河而欲飛神光熠耀於向晚仙樂清泠而方盡月惟孟夏時屬正陽張文物於闕庭震聲名於寓縣聖皇戾止諸侯在列穆穆焉顒顒焉交喜氣於三

靈動歡心于萬類者也臣等竊窺朝典旣逢嘗麥之辰旋顧野誠輕襲獻芹之禮謹上食若干輦如別項滋踈鶴鼎味劣蠶庖何以延蕙莆之涼契芝英之壽無任對懇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證聖元年正月詔十七日御端門賜酺宴十六日明堂後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並盡左拾遺劉承慶諫曰明堂宗祀之所今忽被災陛下宜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天后欲責躬避正殿納言姚璿進曰此實人火非曰天災至如成周宣榭火卜世逾長漢武建章宮災盛德彌

永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將避正殿於大禮有乖從之乃御端門賜宴二十二日以災告廟下制遣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正諫無有所諱于是劉承慶上疏曰日者變生人火損及神宮驚惕聖心震動黎庶臣謹按左氏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因人而興故指火體而稱天火不知所起直以所災言之其名雖殊爲害不別王者舉措營爲必關幽顯幽謂天道顯謂人事幽顯迹通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無放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宮復非延燒之所

孽熒潛扇倏忽成災雖則因人亦關神理臣愚以爲所營佛舍既僻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構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宏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民却且煩勞家國承前大風摧木天誠已顯今者毒燄冥熾人孽復彰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殆將緣此臣以爲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營之可曰大功損之實非輕事旣失嚴禋之所復傷孝治之情陛下昨降明制猶申寅畏之旨羣寮理合兢畏震悚勉

力司存豈合承恩耽樂安然酺宴但以火氣初止尙多驚懼餘憂未息遽以歡事遏之臣恐憂喜相爭傷于情理故傳曰可憂而樂取憂之道夫火陽氣歡樂陽事火氣方勝不可復興陽事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免聿修其德來患可禳也陛下垂制博訪詳求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爲火流王室彌表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當彌勒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實非君臣之正論掩昧王化無益萬機審其致災之理詳其降青之由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

之役則兆民蒙賴福祿靡窮其年三月又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圍遶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至天冊萬歲二年三月二日重造明堂成號通天宮四月朔日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為萬歲通天其年四月三日鑄銅為九州鼎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蔡州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受一千二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兖州鼎名日觀青州鼎名少陽徐州鼎名東源揚州鼎名江都荆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八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各寫本州山川物產之象仍令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

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京等分題之尚方署令曹元廓圖畫之仍令宰相諸王率南北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曳之自元武門外曳入天后自製曳鼎歌調令曳者唱和焉其時又造大儀鐘斂天下三品金竟不能成九鼎初成制令以黃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璿

諫曰夫鼎者神器貴在質樸自然無假別為浮飾臣觀

其狀光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為炫耀從

之開元二年八月十八日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蔡州銘武后所制文曰義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光宅海內雍熙上元降鑒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聖人啟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

詔從之

開元五年正月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太常少卿王忠

仁太常博士馮宗陳貞節等咸以則天所造明堂有乖典制奏曰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自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簷之規上方下圓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按漢武初議立明堂于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世又欲立于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創造南郊以申嚴配但取丙巳而已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議明堂制度久之不決因而遂止者何也非

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遙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圯之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爲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門儲精營室爰從朝亭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旣毀之後雷聲隱然眾庶聞之或以爲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址興重閣層樓之基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爾遽

加修復況乎地殊丙己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
 事味彝典神不昭假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
 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沈默當須
 審攷歷之計擇煩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
 而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守無偏人
 識其舊矣詔令所司詳議奏聞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奏
 議咸請改易依舊造乾元殿乃下詔改明堂為乾元殿
 每臨御宜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州以元日冬至
其門名至十年十月十五日復題乾元殿為明堂而不
 而已

行饗祀之禮至二十六年十月二日詔將作大匠康誓
 素往東都毀明堂誓素以毀拆勞人遂奏請且拆去上
 層卑于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
 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珠又小于舊制周圍五尺覆
 以貞瓦取其永遠依舊為乾元殿開元二十七年八月
官選取小兒埋于明堂之下以為厭勝之法村邑兒童
藏于山谷上惡之乃令主客郎中王佶宣慰久之乃定
先是貞觀十七年七月京師訛言官遣根殺人以祭
天狗遠相驚怖月餘乃定又天寶三年二月十七日有
流星如月墜于東南有聲京師訛言官遣根捕
人心肝以祭天狗人頗驚恐遣使安諭之乃定

顯慶元年六月十八日修禮官太尉無忌等奏伏見祠
 令以高祖大武皇帝配五天帝於明堂太宗配五人帝
 亦在明堂之側座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
 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參之明堂自緣從祀
 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制建明
 堂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尊嚴配當時高祖先在

唐會要卷十二

宗廟祭正帝正軸於明堂也

禮記宗廟祭宋

王

溥

撰

饗明堂議

顯慶元年六月十八日修禮官太尉無忌等奏伏見祠
 令以高祖大武皇帝配五天帝於明堂太宗配五人帝
 亦在明堂之側座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
 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參之明堂自緣從祀
 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制建明
 堂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尊嚴配當時高祖先在

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後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惟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

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其在明堂連衽配食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句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

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
調兩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
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傳言五者
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
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南齊蕭氏以
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
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
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此卽聖
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

景皇帝構室有周建絕世之不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
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麟韞慶屈
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
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大武皇帝躬受天
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
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
事奉祀高祖於園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
道格上元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協大造於生靈請
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

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從之儀鳳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明堂大享准古禮鄭元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元義祀五天帝顯慶已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勅祀五帝又奏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勅五禮行用已久並依貞觀年禮爲定又奉去年勅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定何禮臣以去年十二月錄奏至今年未奉進止所謂樂章不

定上及宰臣並不能斷乃詔尙書省及學者更參議之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饗兼用貞觀顯慶二禮禮司益無憑准

天授二年春官郎中韋叔夏奏明堂大饗議曰謹按禮明堂大享惟祀五方五帝故月令季秋令云是月也大饗帝則曲禮所云大饗不問卜鄭元注云謂徧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文明堂正禮惟祀五帝配以

祖宗及五帝五官五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禮志切故於明堂饗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帝先后配享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宏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堂之下廣祭眾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按禮經其內官中官五岳四瀆諸神並合從祀於三至明堂總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雜以小神同薦於尊嚴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三至從祀方丘圜丘庶不煩瀆從之

聖歷元年閏臘月十九日制每月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閻仁諝班思簡等奏議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治於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之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已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則聽朔之事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元注云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

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行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者謂之宣布時令告示下民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爲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每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元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卽太昊等五人告其神者

卽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民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爲近代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卽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爲告朔獨闕其文若以爲有明堂卽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詳求今古博考載籍旣無具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

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
令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奉禮郎張齊賢議曰禮官
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
曰閏月天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則天子告朔矣又按左
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爲棄時政也則諸侯閏月亦告朔
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于邦國之文禮記玉藻天
子聽朔于南門之外皆有閏月王居門之事是天子亦
以閏月告朔矣非天子不告而諸侯告也穀梁子去聖
尚近雖閏月告朔之義與左氏不同然皆以天子諸侯

每月當行告朔之事兩禮之設其文甚著不可謂經史
無正文也又禮官狀云周禮天官太宰職云正月之吉
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法于象魏使萬民觀象挾
日而斂之卽是謂禮記玉藻之聽朔因此遂謂王者惟
以歲首元日一告朔此說非也何者太宰所云布治於
邦國都鄙者布其所掌之大典也故地官司徒職則布
教典春官宗伯職則布禮典夏官司馬職則布政典秋
官司寇職則布刑典惟冬官司空職亡以五官之職言
之則其職亦當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正月之吉宣

布其職之典非告朔也干寶之注經所云正月之吉者
卽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吉是朔日也今云告朔日
者是傳寫之誤不可據以爲說也又禮官狀云每月告
朔者諸侯之禮故曰左氏傳云既視朔遂登觀臺今王
者行之非所聞也又云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
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謂此大謬也何者左
氏所言視朔者猶玉藻之聽朔也今禮官據左氏有魯
侯行視朔之禮卽謂諸侯每月當告朔玉藻亦有天子
行聽朔之禮又有閏月王居門之事若謂天子惟歲首

一告朔何其一取而一捨也又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
孝故事天明又云明王以孝治天下豈有王者設教使
諸侯尊祖告朔而天子不告也非所謂以明事神訓人
事君之義又禮官狀云鄭所謂告其時帝者卽大皞等
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鄭注惟言告其時帝及其神配
以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人帝但天帝人帝並配五方
時帝之言包天人矣旣以文王武王作配則是並告天
帝人帝諸侯受朔於天子故但于祖廟告而受行之天
子受朔于上天治宜于明堂告其時之天帝人帝而配

唐會要 卷十二
以祖考也故玉藻疏載賀瑒義亦以時帝爲之靈威仰等五天帝且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今若但告人帝則聖人之道未備非所謂能享也又禮官狀云天子每月朔旦告祭然後頒之則諸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足明太宰以歲首宣布一歲之令太史從而頒之令既頒矣政既行矣而王猶月月告朔復欲何所宣布者春官太史職云頒告朔于邦國是總頒一歲之朔于天下諸侯故諸侯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而王猶月月告朔者頒之于官府都鄙也此謂畿內彼謂畿外事不

相關也又禮官狀云漢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滅學經典不存漢祖馬上得之未能備禮自魏以下喪亂宏多豈可以漢魏廢禮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禮官狀云禮論等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禮論王珉范甯等議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禮者崔靈恩三禮義宗廟祭服義亦載天子視朔之服不可言無正文也又貞觀顯慶禮及祠令非徒無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無天子歲首告朔之事今禮官何以言天子歲首一告朔乎借矛擊盾昭然易了每月告朔在禮不疑尊祖配天子

義爲得若乃創制垂統損益舊章或欲每月聽政或欲孟月視朔此則斷在宸極事關執政固非羣議所得參詳鳳閣侍郎王方慶又奏議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非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動法于兩儀德被于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廟爲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爲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義亦以爲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

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園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校授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生災害不作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經史正

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

正月之吉布治於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元日通天宮受朝頒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元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

禮會要 卷十二 二
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
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總授十二月之政藏於祖
廟之禮耳而月取一政頒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
卽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
居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卽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舊說
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
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
今禮官立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旣異在臣亦不敢
同鄭元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爲告其朔之時則五

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
拒冬則協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並以始祖配之焉以人
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
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其羊存猶可識
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
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漢武帝封禪始建
明堂於泰山旣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
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爲禘祫
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

唐會要 卷十二
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尙傳其禮
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
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載籍湮
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乎晉末戎馬在郊禮樂衣冠
掃地總盡暨於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蓋
寡彝典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旣闕明堂
靈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舊文以爲禮論雖加編次
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前儒因循
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

禮論更無異文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
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
官引爲明証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
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
於事亦煩孟月視朔恐不可廢上又令春官廣集眾儒
取方慶所奏議定得失當時大儒成均博士吳陽吾太
學博士郭山暉奏曰臣等謹按周禮禮記及三傳皆有
天子告朔之禮天子頒告朔於諸侯秦政焚滅詩書由
是告朔禮廢今若循古頒朔每月依行禮貴隨時事須

唐會要 卷十二 三
沿革望依方慶議用四時孟月朔日及季夏於明堂修
復告朔之禮以頒天下其帝及神請依方慶用鄭元議
告五帝於明堂上則嚴配之道通於神明至孝之德光
被四海從之

神龍元年九月五日親祠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以
高宗天皇大帝配永泰三年正月禮儀使杜鴻漸等奏
孟春祈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堯大聖
大光孝皇帝配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請以太宗文武大
聖大廣孝皇帝配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

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配享臣與禮官學官憑
據經文講求正義事皆明白理無可疑去年又與薛頤
歸崇敬同見延英備承聖旨祖宗配祭宜以殷周爲法
昊天時祀一遵皇唐之禮德音詳定久未施行制曰可
元和元年八月太常禮院奏曰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
上帝謹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謹按經
云今太廟附享禮畢大享之日准禮合奉皇考順宗至
德大聖大安孝皇帝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十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

謹按禮文皇考配神作主今年季秋准禮合奉憲宗聖
文章武皇帝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廟制度

武德元年六月六日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備法駕迎
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於太廟始享四室
貞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制度諫議大夫朱子奢議曰
臣等謹按漢丞相韋元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
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元成之轍王子雍揚國
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

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
非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
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
准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有以多爲貴
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若天子五廟纔與子男相埒以
多爲貴何所表乎愚以爲諸侯立高祖已下並太祖五
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已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
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
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庶前依晉宋傍

愜人情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執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今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元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爲萬世之彝則臣等奉述睿旨討論載籍紀七廟者實多稱四廟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

于荀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于竇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于人臣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分不同者也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于是增修七廟始崇祔宏農府君及高祖神主並舊四室爲六室焉

初議欲立七廟以涼武昭王爲始祖

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以為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竟從之

貞觀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禮部尚書許敬宗奏宗祖宏農府君廟應迭毀謹按舊儀漢丞相韋元成以為毀主瘞埋但萬國宗享有所從來一旦瘞藏事不允愜晉博士范宣意欲別立廟宇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足依又議者或言毀主藏于天府按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准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時廟制與古不同共堂別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

禱則祭未絕祇享方諸舊儀情實可安宏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參議遷奉神主於夾室本情篤敬在理為允從之其年八月二十八日太宗文皇帝祔於太廟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初有司請依典於內寢旦夕申如在之敬有詔停祠廟英國公李勣等抗表固請曰竊以祖功宗德飾終之明典武穆文昭嚴配之洪訓愛敬之至率由茲道禮有節文事經列聖苟違斯義國家貽恥况逾月之外須伸大禘下管登歌發暢雅頌郊天配帝光華勳烈如停禘禮諸美威棄伏願取法前王垂訓翼子乃許焉

神龍元年五月東都創制太廟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昔荀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則

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商書稱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一墀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昇合食於太祖之廟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太祖者商之元王周之后稷也是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商自元王已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世數既遠遷廟親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

命無始封祖卽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祖太皇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亦以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於有隋宗廟之制斯理不易故宇文氏以文皇帝爲太祖隋氏以武元皇帝爲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

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宏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二十九日勅七室已下依舊號尊崇又奉三月一日勅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卽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廟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或又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元注云詩雍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爲太祖

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者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契始封湯武受命湯武之興祚由稷禹故以稷禹爲太祖卽皇家之景皇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國土宇不傳景皇始封實基明德今乃舍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爲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卬爲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爲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爲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爲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

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惟杜林正議獨以爲周家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主聖臣賢其去涼武昭王蓋亦近于今矣當時不立者必不可立故也今旣年代寢遠乃復立之是非三祖三宗之意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旣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惟親宜應慎禮祭神如在理不可

誣請准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世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議曰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此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制皇唐稽考前範詳采列辟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國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昔湯武受命祚因稷禹太祖代遠出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全若夏繼唐虞功非由鯀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國周隋撥亂皆勛崇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祊罕聞全制夫太祖以

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世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世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垂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啓旦百葉重光景皇帝濬德基唐世數猶近號雖崇于太祖親尙列于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惟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于廟室以宣皇帝世數當滿准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已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

殊敬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治理難變革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若禮終運往建議復崇實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請依貞觀之故事無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無虧古義其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尙書祝欽明等奏言博士三百人自分兩議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亦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爲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從之其年八月崇祔光皇帝

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
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大帝皇兄義宗孝敬皇帝于東都
之太廟親行享獻之禮

樂章並用
貞觀舊詞

開元四年七月十八日太常卿姜皎及禮官太常博士
陳貞節蘇獻等上七廟昭穆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
太祖爲七昭穆迭毀而太祖常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
名不正則奠獻無序矣謹按中宗孝和皇帝在廟七室
已滿今睿宗大聖真皇帝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升遐甫
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

穆須正謹按禮論太常賀循議云兄弟不相爲後也故
殷之盤庚不序于陽甲而上繼于先君漢之光武不嗣
于孝成而上承于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
帝自繼于世祖而不繼于惠帝其晉惠帝當同陽甲孝
成別出爲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世昭穆位同
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
事七世謂從禰已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旁容
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祀于七世之義也
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

成帝出為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
 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祿長序此萬
 代之典敢不颺言從之初令以儀坤廟為中宗廟至八
 月九日勅宣于太廟西少府監
 賜坊別造中宗廟隸入太廟署開元四年十一月十五
 日徙中宗神主于四廟十六日祔睿宗昭成皇帝主于
 太廟

十一年四月國子祭酒徐堅上表曰臣謹按禮稽命徵
 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諸侯五廟而魯用天子之禮
 並后稷姜嫄為七廟故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
 世不相襲禮伏以中宗孝和皇帝受命中興化民以德

雖別廟薦享而聖心未安將革前規移入太廟臣參詳
 自古廟制夏殷周漢各自立廟不同一處漢光武以中
 興崇儉故七室其堂而歷代尊行以為折衷今太廟七
 室皆有神主孝和皇帝既須入廟先有夾室見空望奉
 移向此室內既同太廟入室祭享是同在于情理實為
 允愜五月一日遷中宗神主于太廟其年七月二十
 詔曰朕聞王者乘時以設教因事以制禮沿革以從宜
 為本取捨以適會為先故損益之道有殊質文之用斯
 異且夫至德之謂孝所以通于神明大事之謂祀所以

虔于宗廟嘗覽古典爰詢廟制遠則殷周事異近則漢
晉道殊雖禮文之不同固嚴敬之無二况恩以隆殺而
踈廟以遷毀而廢雖式瞻古訓禮則不違而永言孝思
情所未足其祧室宜列爲正室將使親而不盡遠而不
祧廟以貌存宗由尊立俾四時式薦不間于毀主百代
靡遷匪惟于始廟所謂變以合禮動而得中嚴配之典
克崇肅雍之美茲在太廟宜置九室令所司擇日啓告
移造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孟州汜水縣武牢關是太
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高祖太宗像在一
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
風雲疑還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
祖宗所嘗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理合毀拆
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東峯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垣墻
伏望號爲昭武廟以昭聖祖受功之盛興功日望合差
東都分司郎中一人薦告至畢功日別差使展敬制可
王者大勳被於率土宗社之典
敬而不私郡國立廟非古也
六年五月禮儀使奏武宗昭肅皇帝祔廟并合祧去舊

廟等事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已歷三朝昭穆之位與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昭穆同位不相爲後二者已祧之主復入舊廟三者廟數有限無後之主則宜出置別廟四者兄弟既不相爲後昭爲父道穆爲子道則昭穆同班不合異位據春秋文公二年躋僖公何休云躋升也謂西上也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孔穎達亦引斯義釋經又賀循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上繼元帝晉元帝簡文皆用此義毀之蓋以昭穆同位

不可兼毀二廟故也尙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禰何容更言七世子理無疑矣二者今已兄弟相及同爲一代矯前之失則合復祔代宗神主於太廟或疑已祧之主不宜更入太廟者按晉代元明之時已遷豫章潁川矣及簡文卽位乃元帝之子故復豫章潁川二神主於廟又國朝中宗已祔太廟至開元四年乃出置別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主復祔太廟則已遷復入亦可無疑矣三者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別廟者按魏晉之初主多同廟蓋取

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之義自後晉武所立之廟雖云七主而實六世蓋景文同廟故也又按魯立姜嫄文王之廟不計昭穆以尊尚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而別享惠懷愍三帝時賀循等諸儒議以爲別立廟親遠義踈都邑遷異於理無嫌也今以文宗棄世纔六年武宗甫爾復土遠移別廟不齒宗祖在於有司非所宜議四者添置廟之室按禮論晉太常賀循云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及成康穆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後雖遷故祔

新大抵以七世爲准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名儒通蹟觀輿事有明據固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毀爲制則當上不及高曾未盡之親下有忍臣子恩義之道謹備討古今參校經史上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存高曾之親下以敬宗文武二宗同爲一代於太廟東間添置兩室定爲九代十一室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義庶協大順之宜得變禮之正折古今之紛互立羣疑之拘指俾因心廣孝永燭於皇明昭德事神無虧於聖代勅旨宗廟事重實資參詳宜令尚書省兩省御史臺四

品已上官大理卿京兆尹集議以聞尚書左丞鄭涯等
 奏議曰夫禮經垂訓莫重於嚴配必參損益之道則合
 典禮之文況有明徵是資折衷伏自敬宗文宗武宗三
 朝祠位皆以兄弟考於前代理有顯據今謹詳禮官所
 奏並上稽古文旁摭史氏協於通變允謂得宜臣等商
 量伏請並依禮官所議從之

唐會要卷十三

宋英宗人王

溥

撰

親饗廟

太宗二 貞觀三年正月十日上有事於太廟十七年
 四月十一日親謁太廟謝承乾之過

蘇冕曰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云陛下踐阼
 已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遂使大唐一代之史不書
 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且貞觀
 三年已親饗廟矣未知何事致此不同

高宗四 永徽三年正月十八日乾封元年四月八日
總章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儀鳳二年正月十四日

中宗一 神龍元年十一月六日親饗太廟相王與左
羽林將軍李多祚參乘侍御史王覲上疏諫曰多祚夷
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將帝弟以
連衡與吾君而其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漢文
帝引趙談驂乘袁盎伏車之前曰臣聞天子所以其六
尺輿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
之餘其載于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卿

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乏良輔更無其人史
官所書將示于後何袁盎之強諫獨微臣之不及

睿宗一 景雲三年正月一日

元宗七 先天元年十月四日開元六年十月六日時
有司撰儀注祔祭之日車駕發宮上謂宰臣曰祭先齋
所以齊心也據儀注祭之日發大明宮又質明行事縱
侵星早發猶是移辰方到質明之禮其可及乎又朕不
宿齋宮卽安正寢情所不敢宜于齋所設齋宮五日起
行宮宿六日質明行事庶合于禮宋璟等稱聖情深至

唐會要 卷一三
請卽施行詔有司改定儀注六日上自齋宮步詣太廟
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告巡陵也皇帝乘玉輅百官乘馬
侍從禮畢乘馬還宮初儀注自大次施褥至殿前有勅
一切不許及皇帝之出也履地而行禮畢祀行神于西
門天寶元年二月十八日六載正月十七日十載正月
九日至十日赦文云自今已後攝祭薦享太廟其太尉
行事前一日致齋具羽儀鹵簿公服引入親授祝版仍
赴齋所十三載二月八日上高祖徽號
肅宗二 乾元元年四月三日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代宗一 廣德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德宗四 建中元年正月四日貞元元年十月十日六
年十一月七日九年十一月九日前一日有勅至廟行
禮不得施褥至敬之所自合履地而行至南郊亦宜准
此

憲宗一 元和二年正月上親薦獻太清宮朝享太廟
初享諸室備極誠敬及享德宗順宗流涕嗚咽不自勝
侍臣及舉冊讀冊官等皆相顧而感泣也

穆宗一 長慶元年正月

敬宗一 寶曆元年正月

文宗一 太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二 會昌元年正月五年正月

宣宗一 大中元年正月

懿宗二 咸通元年十一月四年正月

僖宗一 乾符元年十一月

昭宗二 龍紀元年十一月天復元年四月

禘祫上

上元三年十月三日有司將祫享於太廟時議者以禮

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一禘而再殷祭
兩文互異莫能決斷太學博士史元璨議曰按禮記正
義引鄭元禘祫志云春秋傳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
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禘于羣廟僖
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
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
當祫八年當禘又昭公十三年齊姬薨至十三年喪畢
當祫爲平邱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

云有事于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宮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禘禘已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禘之祭依元璩議

開元十七年四月十日禘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禮初唐禮禘序昭穆禘各于其室時禮官太常少卿韋縉奏曰准古禮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其義合聚昭穆定次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爲序昭穆惟鄭元旨云禘各于其室若如鄭元則與常享不異恐鄭說謬于

周經請依古禮如王肅等議序列昭穆許之初開元六年秋睿宗皇帝喪畢禘享于太廟自後相承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各自紀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禘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禘太常議曰禘禘二禮俱爲殷祭禘爲合食祖廟禘爲締序尊卑伸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而祭不欲數數則瀆亦不欲疏疏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烝嘗象時禘禘如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也謹按禮記王制周官宗伯鄭元註解高堂所

議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禘于太廟明年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再殷一禘一禘漢魏故事貞觀實錄並用此禮又按禮緯及魯禮禘禘注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按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義何休春秋賀循祭議並云三年一禘何也以爲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禘迭相承矣今太廟禘禘各自數年兩岐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

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祭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說者或云禘禘二禮大小不侔祭名有殊年數相舛禘以三紀殺六而合禘以五斷至十而周有茲參差難以通計竊以三禘五禘之說本出禮緯五歲再殷之數同在其篇會通二文非相詭也蓋以禘後置禘二周有半舉以全數謂之三年譬如三年一閏只用三十二月其禘禘異稱各隨四時秋冬爲禘春夏爲禘祭名雖異爲殷則同譬如禴祠烝嘗其禮一也鄭元謂禘大禘小傳咸謂禘小禘大肆陳之間或有增減通計之

義初無異同蓋象閏之法相傳久矣惟晉代陳舒有三年一殷之議自五年八年至十一年十四年尋其議文所引亦以象閏爲言且六歲再殷何名象閏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矛盾之說固難憑也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理若茲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祫禘之說非惟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旣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

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二法焉鄭元宗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注先王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存三歲五年之序以爲甲年旣禘丁年當祫己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三十二月而遙分析不均粗于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祫于秋則三十九月爲前二十一月爲後雖小有逾其間尙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

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實概三年于此置禘不違文矣何必拘滯隔三年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也徐氏之議有異于是研覈周審最爲可憑以爲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禘己年夏禘辛年冬禘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禘之文旣無乖越五歲再殷之制疎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實長久今請依據以定二殷先推祭月周而復始時禮部員外郎崔宗之駁下太常令更詳舊議太常又執前議不改中書令李林甫又令集賢學士陸善經更加詳覈善經

以其議爲允于是太常卿韋縉奏曰頃在四月已行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禘祭合食禮頗恐違先典臣忝在持禮職司討論輒據舊文定其倫序請以今年夏禘便爲殷祭之源自此之後禘禘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其今年冬禘準禮合停望令有司但行時享則嚴禋不黷庶合舊章從之

天寶八載閏六月六日勅文禘禘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旣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宏不易之典自今已後每禘

禘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元象下以盡虔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時享則停事雖適于從宜禮或虧于必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禘享太廟并合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之位在西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爲別初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于周室而國朝祀典當

與周異且周以后稷配天爲始封之祖始封而下乃立六廟廟毀主遷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廟太祖者正太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禘享太廟伏請據魏晉舊制爲比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爲別廟至禘祫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以伸其尊別廟祭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敘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爲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其尊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旣立廟至禘祫之時當用享

禮今則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祔爲宜勅下尙書省百寮集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議曰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闕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于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曰二祖若同祫享卽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于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爲允且禮經殘缺旣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協於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世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

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蒸蒸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例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尙順之明義足爲萬世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云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于德明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旣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也

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郁奏曰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于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旣近在三昭

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宏農府君宣光二祖尊于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太祖之位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世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實所未安請下百僚會議勅旨依行

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曰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

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三昭三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朝博士孫欽議曰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主據已上數過五代卽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太祖之後夫毀主上升藏于二祧者也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二祖則太祖已前親盡之主也擬三代已降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世祖神主則太祖以下已毀之主也公羊傳所謂已毀廟之主陳于太祖者是也謹按漢元帝下詔議罷郡國

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元成議太上孝惠廟主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于園孝惠廟主遷于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已前之主瘞于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孝惠遷于太祖廟明太祖以下子孫皆禘祫所及則今世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梁陳隋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當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土主置于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世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

西除名之曰祧以淮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于是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所不及國朝始享四廟宣光并太祖世祖神主祔于廟至貞觀七年將祔高祖于太廟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處之東向位于是始祔宏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宗祔廟遷宏農府君乃藏于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光皇帝于西夾室開元十年元宗特立九廟于是追尊宣皇帝爲獻祖

復列于正室光皇帝爲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于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二載尅復後新作九室神主遂不造宏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祔元宗肅宗于廟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向位以獻懿二祖爲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准禮禘祫不及凡十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將祫享禮儀使顏真卿狀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向尊位請依東晉蔡謨等議爲定遂以獻祖當東向以懿祖于昭位南向以太祖于穆位

北向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爲准臣竊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藏禮有義斷獻懿爲親盡之主太祖已當東向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故謂宜復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于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太祖旣昭配天地位當東向之尊庶上守貞觀之首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

爲太祖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焉故雖諸侯必有先也亦以尊太祖焉故太祖以下親盡而毀洎秦滅學漢亦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毀晉旣失之宋又因之于是有連五廟之制于是有虛太祖之位夫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毀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連五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也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亦猶士禮也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不

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若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尊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有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乎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已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以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

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于周也魏之禮因于漢也隋之禮因于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于南陽亦後漢制也以爲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宗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于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于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契始封遂爲不遷之祖其毀廟之主皆稷契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

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此則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旣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于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祖已下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于史冊其禮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北齊周隋故事及貞觀顯慶開元所述禘祫並虛東向旣行之已久實羣情所安且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世不遷永歆烝嘗上配天地位

於郊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列屈已伸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烝烝敬鯀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二祖於與聖廟及請別築室至禘祫年享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又欲藏于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爲不可輒敢徵據正經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向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蓋爲收其族人東向之主亦猶是也若祔于遠廟無乃中有一間等上不倫西位常

虛則太祖永厭于昭穆異廟別祭則祫饗何主乎合食永闕比于姜嫄則推祥禘而無事禮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是言之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外輕置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元成請瘞于園晉徵士虞喜請瘞于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祀于曾高時享及二禘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斯最近

矣但當時議所處石室未有准的喜請于夾室中愚以爲石室可據處之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居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位尊在旁居考理印心恐非允協今若建石室于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修古禮之殘缺爲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之祭皆中理焉考功員外郎陳京議曰臣前爲太常博士已于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饗獻懿二祖所安之位請下百僚博採其議其時禮儀使顏真卿因是上狀與京議異京議未行伏見去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下太常卿裴郁所奏大旨與京舊議相合伏以興聖皇帝則獻祖之曾祖懿祖之高祖夫以曾孫元孫祔列于高會之廟豈禮之不可哉實人情之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議曰凡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羣廟大合禘則各序其祧謂主遷彌遠祧室旣修當祫之歲宜以獻祖居于東向而懿祖序其昭穆以極所親若行禘禮則太祖復延于西以眾主列其左右是則于太祖不爲降屈于獻祖無所厭卑考禮酌情謂當行此爲勝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還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闕宮之詩而永闕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遠廟爲祧以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惟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爲說令正西東向詳其數事此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築之言取正西東向之一句爲

唐會要 卷十三
萬世法此其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闕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別築一室義差可安且興聖之于獻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享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祔于德明興聖廟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爲臣以爲德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饗薦是亦合食奚疑于二祖乎其月二十七日吏部郎中柳冕上禘祫議証凡一十四道以備顧問并議
奏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郁議狀至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勅于頔等議狀所請各殊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令

尚書省會百寮與國子監儒官切磋舊狀定其可否仍委所司具事件奏聞其月二十八日左司郎中陸涪奏曰臣竊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狀總其歸趣三端而已于頔等一十四狀並云復太祖之位張薦狀則云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韋武狀則云當祫之歲獻祖居于東向行禘之禮太祖復延于西謹按禮經及先儒之說復太祖之位既正也義在不疑太祖之位既正獻懿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義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

藏諸夾室是無享獻之期異乎周人藏于二祧之義禮
 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于魏明之說禮經實無其文晉
 義熙九年雖立此義已後亦無行者遷于園寢是亂宗
 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禮志事不足徵也惟有祔于興
 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亡于禮者之禮而得
 變之正也寶應初元宗神主祔廟始遷獻祖懿祖神主
 于西夾室是時有司以國喪畢將行祫享以
 太廟既位當東向獻祖懿祖屬尊于太祖若同祫享即
 太祖不得居正位于是永闕二祖神主于西夾室太常
 博士陳京議請准魏晉以來祫禮奉二祖出同合享與
 太祖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又云若以太祖失尊位
 即請奉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廟合享詔下尙書省雜
 議禮儀使顏真卿請依晉蔡謨等立議至祫享之日奉

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自懿祖太祖及諸祖宗遵左昭
 右穆之制是日宰臣百僚並同真卿之議奏留中不下
 將及祫享真卿又奏從之

精詳宜令百寮集議以聞時尙書左僕射姚南仲等奏議狀五十七道有進止送尙書省更集百寮都商議定奏聞戶部尙書王紹等五十五人奏議請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于德明興聖廟爲修廟未成今月十五日內移獻祖主於德明興聖廟中一處安置九室數已定請於德明興聖廟東北量地之宜權設幕屋爲行廟奉安神主候新廟成準禮遷祔神主入新廟每至禘祫年各於本室行享禮其月十五日戶部尙書王紹等又奏請於德明興聖廟添造兩室奉安神主今緣就舊廟增修

則德明興聖廟殿南垣內陳設四室權安神主庶爲宜稱勅旨從之是月十五日徙二祖神主于德明興聖廟二十四日有司行禘享于太廟自此景皇帝始居東向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時鴻臚卿王權議曰按祭法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毛詩清廟章云清廟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也又按雍禘章疏云太王王季已上皆祔于后稷之廟蓋以太祖東向之位至尊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之后稷之廟天下爲公不敢以私奪公也又按鄭元注云祭法曰古者先王

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始祖廟今獻祖懿祖之主愚臣竊以爲宜祔于興聖廟不當祭于太廟也如此則太祖東向之位得其尊獻祖懿祖之位得其所也時前後議者亦多言祔于興聖廟然引據無文上意不決自寶曆己前太祖尙在昭穆位故虛東向以祔太祖廣德二年太廟室數已滿二祖居夾室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凡十七年建中二年冬祫祭有司誤引東晉蔡謨議請虛東向當晉蔡謨議本請築宮廟以居潁川京兆以上四府君其宮廟未成以前請權虛東向之位待別廟成遷

四府君神主于別廟然後太祖正東向之位雖有此議屬晉室兵革議不暇行建中初雖有司引蔡謨議虛東向之禮終亦不行乃誤以宣皇帝居東向降太祖在昭穆之位及是上覽羣臣之議以太祖居東向是百代不刊之典以二祖皆是追崇非有土宇人民之尊禮當別祔廟及覽權議引據詩禮成文上意遂定遷二祖于德明興聖廟每禘祫年一享遂正太祖東向之位乃下詔曰奉遷獻祖懿祖神主正太祖景皇帝東向之位虔告之禮當任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杜祐攝太尉告

太清宮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攝太尉告太廟又下詔曰國之大事式在于明禋王者孝享莫重于殷祭所以尊祖而重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天之眷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維宗廟之位禘嘗之序夙夜祗慄不敢自專是用延訪公卿稽參古禮博考詳議至於再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皇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祔於德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帝正東向之位宜令所司備禮務極精嚴祇肅祀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禘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宣懿皇后韋氏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緣從前但序親親以穆宗皇帝室稱爲皇兄未合禮文得修撰官朱儁等狀稱禮序尊尊不敘親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武宗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于某宗以下四室勅旨令禮官同商量聞奏者臣與今博士閔慶之修撰官朱儁檢討官王皞同考禮經更無別議請依前狀從之仍付所司

文德元年四月將行禘祭有司引舊儀禘德明興聖二

廟及獻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興聖廟通爲四室時黃巢之亂廟已焚毀及是將禘祫俾議其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廟仍非創業義止追封且於今皇帝年代極遙昭穆甚遠可依晉韋泓屋毀乃已之例因而廢之勅下百僚都會議禮部員外郎薛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宜過猶不及祀有常典禮當據經謹按德明追尊實爲遐遠徵諸歷世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踰周室后稷實始封之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別議立廟以至兩漢之於劉累梁魏之

於蕭曹稽彼簡書並無追號迨于興聖事非有據蓋以始王于涼遂列爲祖類長沙於後漢之世等楚元于宋高之朝悉無尊祀之名足爲憲章之驗重以獻祖懿祖皆非宗有德而祖有功親盡宜祧禮當毀瘞遷于二廟亦出一時且武德之初議宗廟之事神堯聽之太宗參之碩學通儒森然在列而不議立臯陶涼武昭之廟蓋知其非所宜立也尊太祖世祖爲帝而以獻祖爲宣簡公懿祖爲懿王卒不加帝號者謂其親盡則毀矣春秋左氏傳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如

其言蓋以親盡不毀宜致天災炯然之徵不可忽也據太常禮院狀所引至德二載克復後不作宏農府君廟神主及晉韋泓屋毀乃已之議頗爲明據深協禮經其興聖等四室請依禮院之議從之

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

廟三太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皇恭僖皇太后

王氏敬宗皇貞獻皇太后韋氏文宗皇三后之崩皆作

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

五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

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誤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乖戾之甚臣竊究事體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祔祫于太廟祔于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在睿宗在位元獻之崩也元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

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爲太廟合食之主禘祫乃奉以入饗其神主但題云某諡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卽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之祖故禘祫乃升太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貞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爲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別室不入太廟故也貞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別立廟其神主亦題爲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

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主爲太皇太后與恭僖貞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于太廟儀注曰內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于廟庭赤黃褥位奏云某諡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卽須奏云某諡太皇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于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諡皇后卽與所題都異神何依憑此

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惟不入太祖廟爲別配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爲証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以孝明不可以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於禘乎竊以爲並皆置於別廟爲宜且恭僖貞獻二廟以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

大享耳目相接年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日以三廟故禘祫於別廟或可矣而將來有可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則如之何對曰此又大誤也三太后若親盡合祧但當闕而不享安得處于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禘祫禮之大者無宜錯失

時宰相孔緯以大祭日迫不可遽改時人非之

獻俘

武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秦王平薛仁果凱旋獻俘于太廟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獻俘于太廟

四年七月九日秦王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世充寶建德及隋神器輦輅獻俘於太廟

貞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張寶相俘頡利可汗獻俘于太廟

二十三年正月阿史那社爾執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獻于社廟太宗釋之以爲左武衛大將軍

永徽元年九月七日高侃執突厥車鼻可汗獻太廟顯慶三年十一月蘇定方俘賀魯到京師上謂侍臣曰賀魯背恩今欲先獻俘于昭陵可乎許敬宗對曰古者出師凱還則飲至策勳于廟若諸侯以王命討不庭亦獻俘于天子近代將軍征伐克捷亦用斯禮未聞獻俘于陵所也伏以園陵嚴敬義同清廟陛下孝思所發在禮無違亦可行也十五日還獻于昭陵十七日告于太廟皇帝臨軒大會文武百寮夷狄君長蘇定方戎服操賀魯獻于樂懸之北上責之不能對攝刑部尙書長孫

冲跪于階下奏曰伊麗道獻俘賀魯請付所司大理官屬受之以出詔免其死

顯慶五年正月左驍騎大將軍蘇定方討思結闕俟斤都曼獻俘於東都上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等以獻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反叛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廷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既面縛待罪臣望與其餘命上曰朕屈法申恩全卿信誓乃宥之

乾封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李勣平高麗還上令領高藏

等俘囚便道獻于昭陵仍備軍容奏凱歌于京城獻于

太廟

總章元年十二月以高麗平獻俘于含光殿大會李勣及部將已下大陳設于廷

永隆二年十月定襄道大總管裴行儉執降俘突厥阿

史那伏念等獻之

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乃奏曰伏念其副將程務挺逼逐窘急而降上乃命斬于都市封行儉聞喜縣公行儉歎曰渾濬前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開元二十六年六月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珪大破

契丹林胡遣使獻捷擇日告廟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勅幽州節度奏破奚契丹宜擇

日告廟

自後諸軍每有克捷必先告廟

上元元年閏四月赦節文其諸軍所獲首級除元惡之外一切不得傳送

元和元年十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平西蜀生擒逆賊劉闢以獻上御興安門觀之命中使詰其叛狀劉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臣不能制上曰朕遣中使送旌節等何爲不受闢引罪無詞命斬于子城之西南隅

二年十月平浙西擒逆賊李錡至闕下上御興安門親詰其反狀錡曰臣本不反張子良教臣上曰汝以宗臣爲統帥子良爲惡何不斬之而後入告錡不能對命獻太清宮太廟太社卽與其男師回並腰斬于子城之西南隅

十二年十一月隋唐節度使李愬平淮西擒逆賊吳元濟以獻上御興安門大陳甲士旌旗于樓南文武羣臣皇親諸幕使人皆列位元濟旣獻于太廟太社露布引之令武士執曳樓南攝刑部尙書王播奏請付所司制

曰可大理卿受之以出斬于子城之西南隅
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奏今月九日淄青兵
馬使劉悟斬逆賊李師道並男二人首級請降上御輿
安門受田宏正所獻賊俘羣臣稱賀於樓下授劉悟義
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李師道妻魏氏并女没入掖
庭堂弟師和配流嶺表

長慶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太宗平突厥高祖平
高麗皆告陵廟蓋以高祖嘗蓄憤于北虜太宗挫銳氣
于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既平盪所宜啟告伏以

鎮冀一道幽薊八州不勞干戈盡復區宇禮宜獻俘函
首布告清廟下禮官擇日撰儀薦告太廟從之

太和三年五月宣慰使諫議大夫柏耆奏斬李同捷于
將陵滄丁亥御輿安樓下受滄州所獻俘其李同捷母
妻并男元達等詔並宥之令于湖南安置百寮稱賀於
樓前翌日貶宣慰使柏耆爲循州司戶宣慰判官殿中
侍御史沈亞之爲虔州南康尉以擅入滄州取李同捷
爲諸鎮所怒奏論故也

會昌四年二月河東監軍呂義忠奏擒賊楊弁元榮并

同謀大將軍五十四人獻俘于闕下其年八月平澤潞
梟逆賊劉禎傳首京師十八日御安福門受獻其日先
告宗廟社稷畢文武及在京九品官宗子諸親蕃客諸
道使客等並在樓前立班稱賀

中和三年七月徐州節度使時溥函送黃巢首級以獻
帝受俘獻于行廟

光啟二年車駕幸興元邠州節度使宋玫立嗣襄王煜
于京城十二月敗奔河中爲王重榮斬首以獻上御興
元城門闕俘受賀時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曰伏以僞

煜違背宗社僭竊乘輿已就誅夷所宜稱賀然物議之
間或有未允臣按禮經公族有罪獄旣具有司聞于君
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有司走出致刑
君復使謂之曰雖然固當赦之有司曰不及矣君爲之
素服不舉樂三日今僞煜皇族也雖犯誅死之罪宜就
屠戮其可以朝羣臣而受賀乎臣以僞煜迫脅之際不
能守節効死而乃甘心逆謀宜黜爲庶人絕其屬籍其
首仍委所在以庶人禮葬其大捷之慶當以宋玫首級
到日稱賀從之

龍紀元年二月汴州行軍司馬李璠檻送秦宗權并妻趙氏以獻上御延喜門受俘百寮稱賀于樓前以之徇市告社廟斬于獨柳樹

乾寧二年十一月慶州行營兵馬都統斬王行瑜函首級獻于京師上御延喜門受俘馘百僚稱賀于樓前

唐會要卷十五



宋

王

溥

撰

廟議上

貞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詔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理宜別建寢廟以彰聖德詳覽漢典抑有成規但先皇遺旨務存儉約虔奉訓誡無忘啟處宜令禮官與公卿等詳議以聞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究觀祭典考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至若周之豐鎬並為遷都乃是因事更營非云一時俱立其

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源流漸廣大
違典制是以貢禹韋元成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詢廷議
據禮陳奏遂從廢毀自斯已後彌歷年代輟而不爲今
若增立寢廟別安神主有乖先旨靡率舊章垂裕後昆
理謂不可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禮

開元四年十二月太常卿姜皎與禮官陳貞節等上表
曰臣伏見太廟中則天皇后配高宗天皇帝題云天
皇聖帝武氏伏尋昔居寵秩親承顧託因攝大政事乃
從權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羲等不閑政體復題帝名

若使帝號長存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者高祖神堯皇
帝之廟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孫乘乾出
震者不得升祔於斯矣但皇后祔廟配食高宗位號舊
章無宜稱帝今山陵日近昇祔非遙請申陳告之儀因
除聖帝之字直題云則天皇后武氏從之

大曆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顏真卿以元
皇帝世數已遠准禮合祧請遷于西夾室其奏議曰王
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
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世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對於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世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爲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光武已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

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已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尙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已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制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衰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爲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爲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爲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百代以爲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

爲通典寶應二年升祔元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世數已遠其神主准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享祀於是祧元皇帝於西夾室祔代宗神主焉

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詔下議之初武后于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已後兩京太廟四時並享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祔於是議者紛然其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羣主時享之日以他官攝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

祭若皇輿時巡則就享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節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所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前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

之乎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

永貞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將祔禮儀使杜黃裳與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于西夾室其議曰自漢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自東漢魏晉迄于陳隋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光武已下皆有祖宗之號故至於迭毀親盡禮亦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

唐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帝應天靖亂垂統立極德同周之武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聖唐郊景皇帝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不遷之典高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既德宗皇帝神主新入廟禮合迭遷藏于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如常于是祧高宗神主于西室祔德宗神主焉
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將祔有可疑于遷毀太常博士王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惟

唐會要 卷十五
三代行之漢魏已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世祖顓頊而宗禹般人十七世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爲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聖唐德厚流廣遠法殷周奉景皇帝爲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世不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世祖也德宗升祔遷高宗也今順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于太廟夾室禮則然也或諫者以則天太后革命中宗復而興之不宜在遷藏之例臣竊未喻也日者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自儲副而

陟元后則天太后臨朝廢爲廬陵王聖歷元年太后詔復立爲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御下日久奸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桓彥範等五臣俱唐舊臣匡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大統此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而且失之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復得之二十年間再爲皇太子復踐皇帝位失之在已得之在已實與革命中興之義殊也又以周漢之例推之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爲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呂后專權產祿秉政文帝自代邸而繼立漢不以文帝爲中興

不遷之廟其例二也霍光輔宣帝再盛基業而不以宣帝爲不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于聖上爲六代伯祖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事是與中興功德之主亦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是月二十四日禮儀使杜黃裳奏曰順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廟告祧之後卽合遞遷中宗皇帝神主今在三昭三穆之外惟禮合遷于太廟後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于是祧中宗神主于西夾室祔順宗神主焉先是令有司以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有司以中宗爲中興

之君當百世不遷之位宰臣召蔣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宏道元年于高宗柩前卽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于反正恐不得號爲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卽不可爲不遷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功今若遷中宗廟則五王永絕配享之典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太廟居常卽無享禮今遷中宗神主而禘

唐會要 卷十五
七
禘之年毀廟之主並陳于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時
如一也有司不能答

十五年四月禮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諡曰聖神
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制曰敬依典禮先是淮南節度
使李夷簡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剪
寇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宜當決在宸斷無信
齷齪書生也遂詔下公卿與禮官同議大行皇帝廟號
稱祖與稱宗孰宜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曰伏惟禮經
及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

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
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
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爲先故自始祖已下並有建
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于周禮
以景皇帝爲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至高宗以後則
但稱宗謂之尊名著爲成法不然則何以太宗造有區
夏致理昇平元宗埽清內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
收復兩京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于廟號亦但稱
宗謹按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爲祖

書曰德高可宗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晉魏之亂法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爲訓大行皇帝廟號宜稱宗從之其日禮部奏准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于夾室西壁今夾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世祖室第二間高祖室第三間太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准江都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于太室北壁之中今請于夾室北壁以西爲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制可

長慶元年二月分司庫部員外郎李渤奏太微宮神主

請歸附太廟敕付東都留守鄭絪商量聞奏絪奏云臣謹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兩廟並享二主之禮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于洛陽創立宗廟是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及西歸上都因循未發德宗嗣統墜典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享謹按禮記仲尼答曾子問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法後嗣況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黷祀時謂不欽

特望擇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法度鑒神龍權宜之制遵建中矯正之禮依經復古允屬聖明伏以太微宮光皇帝三代睿宗聖文孝武皇帝神主參考經義不合祔享至于遷置神主之禮三代已降禮無明文伏望委中書門下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敕付所司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曰謹按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享祭之禮伏尋周書召誥洛誥之說實有祭告豐廟洛廟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享然則兩都皆祭祖考禮祀並興自神龍復辟中宗嗣位廟既皆作

享亦並行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建廟作主于上都其東都神主大厯中始于人間得之遂寓于太微宮不復祔享臣等謹按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宮室宗廟爲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則兩都立廟蓋行古之道主必在廟實依禮經今謹參詳理合升祔謹按光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廟之主其神主合藏于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皇帝是始封不遷之祖其神主合藏于太廟從西第二夾室高祖太宗元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惟江都集禮正

廟之主藏于太室之中禮記羣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之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主先亡若歸本室則有虛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並合藏于太祖之廟依舊准故事不享如陛下肆覲東后移都洛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闕主又當時而作祔享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興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卽懿祖也伏緣東都先無前廟安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于太廟夾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都則請淮上都式

營建別廟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備禮升祔又于太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別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禮作栗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主之議大歷中亦瘞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答曰作主依神理無可埋漢魏瘞藏事非允愜孝敬尊非正統廟廢而主獨存從而瘞藏爲叶情理又問古者巡狩必載遷主今東都主又祔于廟答曰古者師行以遷主無則主命自非遷祖之主別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廟各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因虞練

若主必歸祔則室不可虛則當補已亡之主創當祔之主禮無其說如之何答曰虞練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遇時爲法因事制宜苟無其常則思其變如駕或東幸廟仍虛主卽准肅宗廣德二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闕主而祔蓋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宜春秋之義變而之正者也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于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下尙書省集議而郎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郎則各執所見或云神主合藏于太微宮或云並合理瘞或云闕主當作或

云輿駕東幸卽載上都神主而東咸以意言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

四年五月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合太祖之廟爲七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世有一國者祭五世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皇帝始爲唐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四時常饗自如

禮文今以新主立廟元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禮合祧遷禘祫之歲則從合食制從之

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世不遷今文宗元聖昭獻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敕旨敬依典禮

唐會要卷十六

宋

王

溥

撰

廟議下

會昌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請尊憲宗爲不遷廟曰謹按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文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爲始祖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

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施于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禮官具儀禮奏焉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曰夙夜惟念孝武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時有司奏請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請世世獻之此子孫崇褒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後兵宿中原疆侯締交體

弊甚眾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至於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於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兩河藩鎮或倉卒易帥甚於奕碁憲宗攄宿憤舉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戮琳暨闢季年梟元濟及李師道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民之安不受其報乎臣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百世不遷之廟表奏留中不出其年六月制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丕承人倫之義莫大於嗣續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厭世已久星霜屢遷禰宮曠合
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太后長慶之際德冠後
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洲之範先朝恩禮之厚中壺
莫偕況誕我聖君纘承昌運已協華於先帝方延祚於
後昆思廣貽謀庶宏博愛爰遵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宣
懿皇太后祔在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廟率是彝訓其
敬承之朕祇奉慈旨載深感咽宜盡令宣示中外咸使
聞知

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三十六

座自祿山叛後取太廟爲軍營神主棄于街巷所司潛
收聚見在太微宮內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室並在
可以脩崇太和中太常博士王彥威議以爲東都不合
置神主車駕東幸卽載主而行至今因循尙未脩建望
令尙書省集公卿及禮官學官詳議如不要更置須有
收藏去處如合置望以所拆大寺材木脩建李石既是
宗室官爲居守便望令充脩東都太廟使勾當修繕奉
敕宜依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東都太微宮神
主二十座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禮院分析聞奏訖伏奉

今月七日敕此禮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禮官學官同議
聞奏者臣今與學官等詳議訖謹具分析如後

獻祖宣皇帝 宣莊皇后

懿祖光皇帝 光懿皇后 文德皇后

高宗天皇大帝 則天皇后

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 和思皇后 昭成皇后

孝敬皇帝 孝敬哀皇后

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宜遷諸太廟附於興聖廟禘祫
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聖廟可附伏請且權藏于太

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無題號之文難
伸祝告之理今與禮官等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
舊太微宮內空閑之地參酌事理庶協從宜制可太常
博士段瓌等三十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
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西有
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初既須營建又以遷都
未決因議兩留酌其事情匪務於廣祭法明矣伏以東
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少乖前訓何者東都始制
寢廟於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前

唐會要 卷十一
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
煩天寶之中兩京悉爲寇陷西都廟貌如故東都因此
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
後彌歷成年今若廟貌惟新卽須室別有主舊主雖在
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
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者也舊主如有留
去新廟便合創添謹按左傳云祧練作主又大戴云虞
而立几筵如或非時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創添旣不典
虛廟又非儀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

廟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
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於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
帝之間貢禹韋元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足知
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
廟寢何妨脩營候車駕時巡便合於所載之主者究其
終始又得以論之昨者降敕參詳本爲欲收舊主主旣
不立廟更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乎臣愚
以爲廟不可脩主宜藏瘞或就瘞於埽室或瘞於兩階
之間此乃百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敕段瓌等

唐會要 卷一百一十五
詳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未一則難建立並令赴都省對議須歸至當工部尙書薛元賞等議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請脩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備立其主時享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享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取其三議參酌禮經理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按禮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况周武受命

始都於豐成王相宅又卜於洛烝祭歲於新邑册周公於太室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入太室裸成王厥後復歸於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逮於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按曾子問廟有二主夫子告以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主未知其爲禮者昔齊桓公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爲僞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之兩地爲東西之兩宅闢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官而嚴拱衛取法

周禮要義 卷十六
元象號爲京師既嚴帝宅難虛神位若無宗廟何謂皇
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親
敬用交神明位宜存於兩都廟可偕立誠難專於二祭
主不並設或以禮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
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尊嘗飾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若
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虛既違於經須徵其說
臣復探蹟禮意因得盡而論之所云七廟五廟無虛主
是論見饗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享
獻斯皆親奉於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虛陳於東廟且禮

云惟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昔漢韋元成議廢
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職來
祭人情禮意如此較然二室既不並居二廟豈宜偕祀
但所都之國見享之廟既無虛室則協通經義者又欲
置主不享以俟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練之時
春秋書而譏之合祀之主作非其時尚爲所議今若置
不合祀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於此豈有九
室合享之主而有置而不享之文兩廟始創於周公二
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明

徵臣所以言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虧於典禮其見在太微宮中六主請待東都修建太廟畢具禮迎置於西夾室闕而不饗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據禮院奏以爲東都太廟既廢不可復修見在太微宮神主請瘞於所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脩祔主並依典禮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事同臣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爲廟固合修主不可瘞卽與臣等議狀意同但眾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

神主恐涉廟有二主之義請脩廟虛室以太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內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署眾狀蓋爲闕疑太學博士直宏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於正而根乎經以臻於中道聖朝以廣孝爲先以得禮爲貴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已詳於前議矣再捧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於典訓考乎大中廟有必脩之文主無可置之理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

知若廢廟之說恐非所宜按詩書禮三經及漢朝正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去其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脩崇而舊主當瘞請瘞於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於洛則奉齋車載主以行太常博士顧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事貴合道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虧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於長安卽其地而置太廟以至天寶初復不爲建都而設議曰中宗立廟於東都無乖舊典徵之古意不亦謬乎又曰東都太

廟至於睿宗元宗猶奉而不易者蓋緣常所尊奉不敢輒廢也今則廢已多時宜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貞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謹按定開元六典敕曰聽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爲唐典覽其本末千載一時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此時東都太廟見在六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又安得云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於周昨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參取法於周遷都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都何美

之而不能師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者謹按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爲神都爾後漸加營構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爲置廟之例則又非也當漢兩處有廟所祭之帝各別今東都建廟作主與上都盡同詳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洛復置太廟有司同日待祭以此爲數實所未解者謹按天寶三載詔曰頃四時有事於太

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各宜別擇日載在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存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卽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爲國之先也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非時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際主並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在太微宮者謹按天寶二年敕曰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尙幽情實緣於旣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爲道之宗旣殊有盡之期宜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至

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於宮所既與此敕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如夾室宜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禮則無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爲先則建國營宮室而宗廟必設今東都既有宮室而太廟不可不營凡以論之其義斯勝而西周東漢並列兩都各有宗廟之證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揚推詩曰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大雅瓜臙言豐廟之作也又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

詩言洛之廟也書曰成王既至洛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又曰裸於太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烝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於後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於洛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於西京一十八年親幸長安行禘禮當時五室列於洛都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歲與合食之期相會不奉齋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爲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室不虛主

非爲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既聯出征之詞更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更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無二故廢桑主作粟主既事埋之以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郟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論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郟左傳爲築發凡例穀梁譏因藪澤之利公羊稱避凶年造邑之嫌三傳異同左氏爲短何則當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郟一邑稱築城其二十三邑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執此爲建主之端又

非通論或又曰廢主之瘞何以在於太微宮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按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牖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瘞之夫主瘞於當立之廟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各廟爲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質正卽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於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

唐會要 卷十一
三
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物大備之朝歷於十一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有合立之理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鑿輿之至也雖廝役之賤必歸其所理也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時也虞主尙瘞廢主宜然或以馬融李舟二人稱寢無傷於偕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馬融李舟可法於宣尼矣以此擬議乖當殊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

築都曰城者謹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惟郟一邑稱築於城郎費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冊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遭時爲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爲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職但合一一據經變禮從時則須候明詔也凡不脩之證畧有七條廟主應遷一也已廢不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遷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按文王遷豐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洛立廟

禮會要 卷十六
今東都不因遷而欲立廟是違因遷立廟也謹按禮記
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東
都太廟已廢八朝若果立之是違已廢不舉也謹按禮
記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今欲立虛廟是違廟不可虛
也謹按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
祭禮也合禮之祭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
非時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謹按曾子問古者師行
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
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皇氏云遷廟主者載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羣廟之主
以行是違載遷之主也謹按禮記曰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
二上也謹按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時東都有廟
不載是違六典不書也遍考書傳並不合脩竊以武德
貞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彥畢臻若可脩
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動
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
載物莊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本再令集

唐會要 卷十六
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曰伏見八月六日敕欲脩東都太廟令會議此事時已有議狀准禮不合更脩尚書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狀德章官在禮寺實忝司存當聖上嚴禋故事之時會相公尚古黜華之日脫國之祀典有乖禮文豈惟受責於曠官竊懼貽譏於明世所以懃懃懇懇將不言而又言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廟次則欲崇脩廟宇以候時巡殊不知廟不合虛主惟載一時

謹按貞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約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旁觀祭典遍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昔周之豐鎬實爲遷都乃是因事便營非云一時別立大宗許其奏卽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豈無都號太廟是時猶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卽須有主主旣藏瘞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廟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按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

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者惟載新遷一室之主也未祧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候時巡自可脩營一室議構九室有何依憑夫宗廟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而定論言苟不經則爲擅議近者敕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據經若無經文任以史證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則立廟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七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舜之爲帝迄今稱咏之者非有他術異

智者也以其有賢臣輔翼能順考古道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舜之書曰若稽古帝舜孔氏傳曰傳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考之古道旣如前驗以國章又如此將求典實無以易諸伏希必本正經稍抑浮議踵臯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遺文則天下守眞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具前議其二曰夫宗廟之設主於誠敬旋觀典禮貳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則不別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東都

太廟已廢多時若議增脩稍違前志何者聖歷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太廟焉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請祧藏今廟室惟新卽須有主神主非時之造廟寢又無虛議如脩復以候時巡則時巡惟載一主備在方冊可得而詳又引經中義有數等或是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造主合載一主行皆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常據不可同塗又邱明脩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泄治以忠獲罪晉文以臣召君

於此數條不復稱君子將評得失特以宣尼斷之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東都不同他都地有壇社宮闕欲議構葺似是無妨此則酌於意懷非曰經據也但以遍討今古無有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爲說實所未安謹按上自殷周旁稽故實除因遷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古議禮皆酌人情必若稷嗣知幾賈生達識方可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卿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爲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禮宜從眾宜令有司擇日脩崇太

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勾當六年三月擇日既定禮官既

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至五月宣宗即位復詔東

都備法駕迎木主歸祔太廟

兩都太廟木主自此始也

其年十一月太常博士任疇上言前月十七日饗德明

興聖廟得廟直候論狀稱懿祖室在獻祖之北當時雖

以為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察使及宗正寺請遇禮詳

窺玉牒如有不同即相知聞奏爾後伏檢高祖神堯皇

帝本紀伏審獻祖為懿祖之昭懿祖為獻祖之穆昭穆

之位天地極殊今廟室奪倫不即陳奏尚為苟且罪不

容誅仍敕脩撰朱儔檢討王皞研精詳覈得報稱天寶

二年制追尊咎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

十載立廟至貞元十九年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射姚

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為禘祫是祖宗以序之祭

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為太祖太祖之

上施於禘祫不可為位請按德明興聖廟共成四室祔

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報即當時表奏並獻居懿上

伏以國之大事宗廟為先禘祫之禮不當失序四十餘

載理難尋詰伏祈聖鑒即垂詔勅具禮遷正其月疇又

奏曰伏奉今月十三日勅以臣所奏獻祖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去月十七日緣遇太廟祫享太祖景皇帝已下羣主准貞元十九年所附獻祖懿祖於德明廟共爲四室准元勅各於本室行享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方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倒居懿祖之下於後遍檢圖籍實見差殊遂敢奏聞今奉勅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得奉禮郎李崗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攻李潼檢討官王皞脩撰官朱儔博士閔慶之等七人狀稱謹按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帝

圖譜并武德貞觀永徽開元已來諸禮著在甲令者並云獻祖宣皇帝是神堯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堯皇帝之曾祖以高曾辨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之子卽博士任疇所奏倒祀不虛臣等伏乞卽垂勅詔具禮遷正其事遂行

大中六年正月吏部尙書李景讓上疏言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廟當遷出且穆宗是陛下兄敬宗已下是猶子陛下拜兄尙不可拜姪可乎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宜升代宗已下八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下百寮集議

唐會要

卷十六

不定而止
中和元年黃巢犯闕僖宗避賊於成都夏四月有司請
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叢與儒者
同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
則祝史奉幣帛皮珪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齋車每
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夫失守宗廟則當罷宗
廟之事叢疑之將作監王儉太子賓客李匡乂禮部員
外郎袁皓建議同異及左丞崔厚爲太常卿遂議立行
廟以元宗幸蜀時道宮元元殿之前架幄幙爲十一室

又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明年乃特造
神主以祔行廟

天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左僕射裴贄等二百六十七
人奏竊以昭宗皇帝山陵虞祭畢祔太廟合定祧遷下
尙書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廟朝大禮宜循故實今據太
常博士李侗柳莊議狀證引不同只請准近朝例祧順
宗一室入祔昭宗神主從之

